

图形修辞：隐喻设计于书籍设计的多态性演绎

文/许猜颖

摘要：隐喻性在书籍设计中具有创新性，它依靠联想、意象、象征将两个领域的事物联结起来，进而为书籍设计的创意形成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本文对隐喻图形在书籍设计中存在的内涵、类别、风格、手法等进行分析，并结合书籍设计作品实例的剖析，进一步论证隐喻性图形在书籍设计中存在的价值和现实意义，最终达到书籍装帧设计的形式和谐与图形的多态演绎。

关键词：隐喻性设计；书籍设计；图形演绎

隐喻是一种外在的存于人脑中的一种思维过程，适用范围辐射到书籍设计，从而影响着书籍设计的创作规律。将图形与隐喻结合无疑是书籍设计的又一条设计道路，设计者往往通过对书籍内涵的理解，再将设计思维融入书籍装帧图形的设计原则之中，利用书籍平面性的特点，展示其他艺术形态无法达到的效果，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并与人们的情感世界交错，产生一种精神上的共鸣。

一、隐喻发生于设计对象的内涵

（一）隐喻性对于书籍设计的基本作用

当代书籍设计要求书籍的封面、排版、图形、图片等都具有形式的美感，将隐喻性从这些要素当中一一展现为视觉体验。我们在设计一本书的时候，可以以简单的逻辑化的非具象图形、元素在最大程度上以做减法的方式寻求最理想的视觉化效果，力求在修辞语义上显露的设计对象与其内涵物的概念性相似或经验性相似。书籍设计本身包含着透明、交叠、重合、移位、色彩嵌错等形式的语言，这些语言被应用在书籍设计的每一个环节，保持着书籍每一部分离散中的串联性质，体现图书内容的直接性和修辞性，起着引导读者的智力发展、反映读者的认知水平和文化差异等重大作用。

（二）隐匿的导出路径

1. 经验性隐喻相似

弗兰克·盖里的《古根海姆博物馆》《EMR通讯与技术中心维特拉公司总部》，充分运用了解构主义“错置”的思维来展现解构建筑艺术的魅力。《建筑家弗兰克·盖里》就是一本成功提取形式并转化其隐喻性的书籍。这本书主要介绍并解析了弗兰克·盖

里和他的建筑艺术，书本的封面以黑底和红色线条展现盖里手稿简洁又有张力的特性，如同一条拥有智慧的道路将整本书从封面到内容到最终内涵始终串联起来。这是一本经验性相似特征的书籍，以大众经验性对盖里手稿和建筑风格的认识以流畅单纯的线条几笔勾勒充满解构意味的建筑形象，是一次隐喻性图形的成功演绎。

2. 概念性隐喻相似

概念性隐喻通常指的是设计对象的概念与某一事物的概念相近，取中间值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点来完成概念性隐喻的导出。例如日本知名设计师Kenya Hara的书籍装帧作品《森林之书、存在之书》就是在思索与开拓“存在”的崭新世界。整本书外形是一块整合的黑色方块，书衣采用的是四面开法，类似古籍。完全打开之后映入眼帘的是刻入玻璃中的文字，用玻璃来代替纸张，这是整本书的精髓所在，透明的玻璃象征着“存在”模糊的语义，而真实刻入的文字又是对整个“世界系统”的整合，是在秩序中保持着无章的图形，是永远打不开的读本，无需探究其中到底封存着什么，只需了解有些东西深藏其中，这也许正是文字存在的意义，无论是否离开纸张，它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二、隐喻图形理性的形成

（一）隐喻图形在书籍设计中的运用

图形的理性思维可以说是包含于单独图形或元素内部的形式意义和外在被视觉所反映的形象。图形运用于书籍设计时，它能够脱离其本身的解构，与书籍的内容主旨、标题任务、所需要凸显的装饰效果相结合，形成新的意义的“果”。脱胎于本我形象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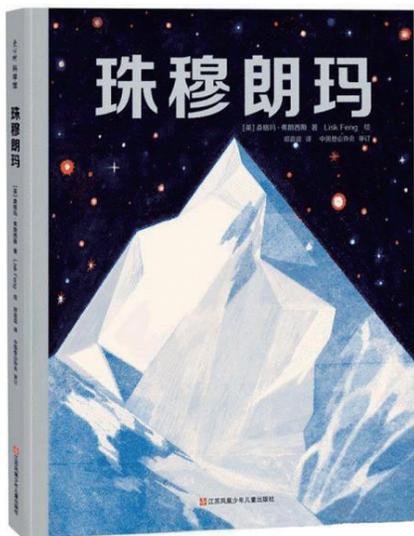
形很容易受到隐喻性手法的影响，最常见的图形有装饰意义的图形和形式意义的图形两种。通过对图形在二维平面上的摆弄、切割、取舍、提炼获取具有秩序性、透明性、律动性等特征的图形，并注入隐喻的基因、手法、文脉、维度，使书本更加富有文化内涵、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

1.装饰意味的图形设计方法

装饰意味的图形设计指的是能够代表书籍整体形象的封皮图案或者内页插画更加偏向于绘画风格，往往带有识别性强的具象特征，它可以通过某一个经过主观变形的物象展现，也可以是加以艺术加工的真实图片。

例如2020上海艺术书展上展出的《COZI》，这本书的封面一共有三层，以豆绿作为底色，鹅黄色的线条贯穿其中，绘制出律动的曲线，顶层则是透亮的蓝紫色绘制的字母“COZI”，字母做出了主观的改变，是具有装饰意味的：它们可以是一条盘缠的蛇，也可以变化成一只鹈鹕。三层手绘的图形层层叠透，交叉、穿行、交错，色彩配比恰到好处，字母排列整齐，左右上下形成规矩，是一本具有透明性质、规则感的书籍封面。

丰风的科普绘本《珠穆朗玛》中的《香格里拉传说》板块的插图也体现了它富有美感的装饰性。图中山峦起伏，层层叠叠，山形全都被规整为了三角形，在三角形中绘制出霓虹灯滚动效果一般的山体层次，山间有云雾缭绕，画面右半部分有一勇士身骑白马，周身散发着红光，颇有敦煌壁画《鹿王本生》的美术风格。山与山的层次，山与山之间的距离，山体大小，都有一定秩序感，每一处简化的形象都按照一定



的走向排列并延伸。

2.形式意味的图形设计方法

形式意味的图形设计指的是能够代表书籍整体形象的封皮图案或者内页插画更加偏向于图形形式或图形的组合，图形往往抽离于某一具体形象，具有极其规整的边缘线条、单纯的色彩、强烈的形式意味，常常以矩形、无意义的单独规则或不规则的元素、色彩、图形等样式呈现。

这一点能够在由韩国设计师Haeri Chung设计的《KNOT》一书中得到体现，这本书的封面通过对文字和图像的撕裂、变形、重叠破坏了画面原有的结构与创作中的思维组合形成新的结构，这种结构的边缘和拼接形成了思维中的空白。绳索切断了背景的12块白色矩形，但又将这些矩形有选择性地串联，顶部的长根横向破坏了四方的平衡，产生交错分割的视觉效果。

在设计师Kenneth Kuh的作品《上帝不玩骰子：量子物理学的研究》中无论是书籍的封面，还是内容插图，甚至是文本排版，都极其具有形式意味，整本书以矩形、圆形、水泡、表格、布料垂纹、排列有序的文字作为主要内容，在大面积留白的背景上出现的是具有解构主义性质的排版方式，图片与文字的交错显得躁动不安，打破“规矩”刻印之中的“方圆”，在寸方之间寻找一隅安宁，包裹的气泡被无限放大，显得拥挤不堪，仿佛就要崩裂开来溅落水珠，指引我们在这充满张力的画面中寻找美妙的形式美学。

(二)结合隐喻性的图形

荷兰著名史学家阿克施密特指出：“在书籍设计中，隐喻总是引导我们依据较熟悉的系统去看不那么熟悉的系统。”

丹·琼斯的书籍设计作品《血夏：1381年英格兰农民起义》利用隐喻性设计的替换性，将弹孔置换成了黑色的雏菊，象征着乡野，激发阅读者的互动性，使得人们主动比较弹孔与雏菊的区别，并深入思考、联想与书本内容的联系。这场起义的主要参与者的姓名被置于封面两侧，正中央是英文与中文的标题，将封面的范围等分成了三等份，注重了问题与图形比例的和谐。

2020上海艺术书展上展出的《北窗锁记》的封面突出表现“窗”和“锁”，困于一方浅窗之内的标题仿佛被锁住，在打开封面之后看到的却是标题文字所有偏旁部首全部拆离并散落之上的情景，如一团乱麻的线条随机盘悬，仿佛是对书名的反骨，代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文者的心思，引领着阅读者去发现图形与文本共同的内涵。



欧阳春：凡夫俗子

三、图形隐喻性展现的延伸

除了图形在二维平面的摆弄之外，书籍外在三维意义上的人为意识选择，营造细微的空间变化，如印刷材料也能成为图形新的延展，以达到和隐喻性的呼应。通常选用木板、亚克力、裁剪纸、充气材料、树脂等来制作书籍的封皮，三维化封面的图形，使得书本的气质更加迷离具有兼容性。

上海香格纳画廊所展出的《欧阳春：凡夫俗子》全书纸张采用不规则裁剪，像截取了某个章节的片段。外形结构复杂且貌似不规则，内文简洁到极致，体现了老物件的本质和对档案资料的记录。

再如《品梅——朱松发梅花百图》凹凸印刷的封面引入主题，凸显梅花的质感，整本书采用水墨的黑色调贯穿，简洁，给人以舒适感。整本书采用现代的表现方式演绎传递传统内容，设计风格内敛而不张扬。内文采用中西式结合的文字进行设计，丰富而具有音乐感。

上述两个例子为我们展现了空间语境下的图形的立体化表现，为书籍设计提供了更适应当下纸媒发展新环境的创新性视觉表现，这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书籍内涵有更大的浓缩可能，能够为读者提供更加发散、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从层次感、质感、手感上体现现代图形语义的隐喻特性。

四、结语

在世界多元化发展的今天，传统的书籍设计理念正在接受来自各领域的挑战，借助不同学科间的优势

来填充书籍设计的思路，隐喻性原则指导书籍设计的创意形成。

图形设计一直以来都在书籍设计中占据重要地位，隐喻手法在图形设计中的应用，使得书籍的“美”变得更加不言而喻，能够直接被人所体感，从而影响人的情绪、心理甚至是思维。

基于隐喻手法下图形所呈现出来的新奇、内涵丰富与委婉含蓄，让我们感受到了在隐喻手法修饰下设计的魅力，不仅仅是在图形设计，在其他的设计领域，这种手法也得以适用。笔者希望本文对隐喻手法在图形设计中的应用探讨，能对现代设计提供一定的借鉴。

参考文献：

[1] 邹烈炎.设计基础[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 袁阁.论书籍设计中的隐喻性[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3.

作者简介：许猜颖（1999—），女，汉族，四川自贡人，大四在读学生，研究方向：视觉传达。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